

等11人正在讨论

浪漫与牺牲都不足以与时代和解

【知青】时代的表达

林润藤：蒋韵不是一个追赶热点的作家，她有她的独特坚守。在控诉和反思格调的知青话语早已退去热潮的今天，她再以温情的、慈悲的语言重拾那段青春，讲述这代人沧桑桑田之后与时代的和解。长达近50年的审美距离使审美主体功利机制得以隐匿。她并不纠缠于知青下乡感受到的城乡落差与苦难，而是从恶的废墟中发掘出人性幽微的、没有泯灭的爱。在西方小说技法流行的今天，她并无意以流行的精巧的现代西方写作技巧博人眼球。她的小说里没有讽刺、没有魔幻、没有荒诞。她选择几个青年的零碎镜头，回顾他们从50年代末至今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和命运浮沉，也描绘了更为完整的知青一代人生轨迹。

周益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想象中的年代，所有认知皆来自他人阐述，而对蒋韵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经历年代，以个体经历表达时代成了这位作家的使命。小说塑造了一群文艺青年，所有人的家庭成分都成为了限制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枷锁，知识带来理想，知识也埋下祸根。这些青年被迫分成两类，一类下乡，一类滞留城市。蒋韵没有将叙述焦点集中于被普遍书写的下乡知青，反而重点叙述那些同样有急切理想、怀揣浪漫主义精神却只能滞留城市的青年，这其实是对年代、知青题材书写的补充。对于安娜、素心、三美来说，知青生活是被诗化了，他们找到了挣脱家庭成分负重、远离时代压抑的缝隙，渴望像知青一样逃离，但因受各种社会关系束缚无法自由选择人生而绝望、痛苦，从而走上悲剧性道路。特殊年代让人性极度单纯而敏感，不容一丝沾染的理想浪漫之光恰恰是我们当下年代中所缺乏的。

王可柯：其实大家都关注到“羊皮笔记本”。小说的叙事逻辑能够成立主要依赖于“羊皮笔记本”。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如果小说并不讲述知青的故事，我们很难相信会有一群人的命运会因一个笔记本的下落而翻天覆地。作者在用一种“体面”的方式写知青。小说中即使人物频繁情绪失控，说出来最狠的词也只是“恶毒”。小说语言系统的典雅性和抒情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但也形成了一种隐晦的遮蔽。我们会更加容易注意到与“羊皮笔记本”相关的爱恨情仇，而非更加幽暗严酷的存在。这也许是作者的慈悲，却也让我有些可惜。

艾禹衡：我在文本中发现了这样几句话：当安娜看着插队乡村秀丽的风光时，她冒出的想法是“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自然之子……我不愿意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它付出”，而彭承畴初来素心一家所在的那个“出产煤炭、钢铁和化工原料的工业之城”时，素心敏锐地感觉到“他是看不起这个地方的”。家庭文化传承让他们更早地获得了福山“历史终结论”式的观察视角，对牺牲、奉献和建立工业化过程中的粗糙保持疏远。然而有趣的是，无数农民为了快速工业化而承受着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工农业剪刀差，正是他们的成果供养了日益增加的城市工业人口。而在彭承畴鄙夷的工业城市里，工人群众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正是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解决“物质匮乏”的惟一方法。这些关于如何解决贫困的乏味知识，自然是向着“诗和远方”、“浪漫而且有贵族气”的少年们所不能理解的。

【罪与罚】自赎的苦旅

成朱铁：关于原罪，羊皮笔记本就像亚当夏娃偷食的禁果，让三个女孩的人生轨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素心因为对爱情的盲目和痴狂，窃取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笔记本。三美得知真相后不再相信人性，她说，“人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二人将安娜之死归结为人性之恶。作者突显的正是原罪引发的残酷后果，这不可预知的命运印证了原罪的不可避免性。素心在之后的时间里用“安娜”的笔名默默惩罚自己，她不断回望曾经时光、故人和朋友，用沾血的文字请求原谅。人面对“罪”如何自处各有不同的选择，素心的选择是将“罪”演绎到了极致。这其中也确实缺少了一些对自己的宽容，寻求原谅是人的本能，毕竟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恶的，只不过都输给了命运。

刘宇：素心在安娜死后给自己的身心加上了厚厚的十字架。安娜对文学的热爱应该是素心选择以文学方式去忏悔的原因，三美读懂了她的歉疚，彭也知道素心为了保护日记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周围的人都选择原谅素心，即使她自己没要求被原谅。在一定程度上，素心是安娜之死的受害者，也是白脸男劫掠强奸案的伤害者，她为安娜之死一生都在自责和赎罪，而白脸男则逍遥法外，继续祸害社会，他在生活中会有一点点的内疚吗？素心被理解和被原谅是因为她用一生在赎罪和忏悔，而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值得被原谅。

席思宇：表面上看，是素心因一时私念的谎言使安娜走上绝路。但不同于叙述者所提供的理由，作为读者可以思考到安娜选择走向死亡是因为她自责于自己没能守护好那个日记本，而将日记本托付给她守护的人恰是彭，具体说来是彭在日记本中所写的《天国的葡萄酒》的故事，安娜因为与彭之间的彼此爱慕理想地将自己想象为小薇的“继承者”，所以彭算不算“罪”人？是不是他所书写的“纯洁”使安娜走向了死亡？又或者，是不是安娜所追求的“至美”的理想使她走向了死亡。可见，关于“罪”的理解只能代表某一时代、某一群人的不同认知，它无可定量。在现代社会中，蒋韵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主义”或者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甚至不同于抵达不了的“理想的彼岸”。她写普通人的罪与罚、善与恶，写“平静”生活中的恶也写“动荡”中的恶，甚至写出了裹藏在“善”中的恶和幽隐于“恶”中的善。问题在于，我以为她写得不够深刻，甚至有点“矫情”。这位不在场的、后来的叙述者在叙述并尝试“复原”时，掺入了某种刻意为之的形式，而忽略、遮蔽掉人物心理的刻绘，更多时候原本繁复缠绕的东西就被简单化、流畅化了，作者有时借文中人物所说的话“强行输出”，有时通过穿插其中的第三文本，如素心（笔名安娜）的自传体小说和戏剧脚本等来传达。

【记忆】原谅的路径

王玥：作家没有冷静犀利地反思国家机器和政治意志对于个人的影响，也无意评价这段特殊历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她切入记忆的角度是“青春”与“爱”。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根据回忆过去的状况不同，集体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蒋韵选择用青春和爱来忆那个年代，更重要的是，她借此建构和叙述当下的需要。有意截取并强调记忆中有关高蹈决绝的精神追求的这一部分冲淡了彼时的血汗泪，隐去了“有瑕疵”的历史、生活粗鄙和暧昧的人性，成为作家理解历史、重构现实的起点与终点。关于情感与精神的记忆是真实而刻骨的，它提供给人的一种支撑性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是作家认为可以超越时空局限，于当下仍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纪水苗：蒋韵在后记里写她因为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而生“记忆完全有可能比我的身体先死”的忧虑，所以要“往回走”叙述一个“丰富的过往”。所以说，《你好，安娜》标题“献给我的母亲”，实则是蒋韵对一个正在渐渐远去的诗意理想而又危机四

伏的年代的尝试性把握和记录。蒋韵通过对过去年代的回忆式叙述不仅再现了个体在历史之中的生活百态，还呈现了历史可能对于个体造成的永久性创伤。不过，运用记忆进行叙述意味着选择、重组甚至虚构。当蒋韵通过素心、安娜等人的故事来表现六七十年代时，或者说，当集体记忆通过个人的回忆进行叙述时，往往呈现出审美性的特征而非真实性。写作的使命之一是反抗遗忘，但如何在回忆一代人的“伤痕”的时候实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完美融合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你好，安娜》的最后呈现和蒋韵在后记中表述的初衷是有落差的，这也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缪一帆：《你好，安娜》的叙事是向内的，有一个明显的取景框，而人物在内部活动，并不会朝外眺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本身会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章节之间有转场般的效果，章节之内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戏剧冲突。而人物的说话腔调，也带上了明显被修饰过的痕迹，具有很强的抒情倾向。这一点，或许来自于书中多次提到的苏俄文学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影响。《你好，安娜》中，记忆隐藏在第三人称叙述之中，是间接传达的，它需要有一个“黑色笔记本”的悬念作为中介物，需要以此为中心构建一个圆融的情节逻辑。然而，正因其过于通畅、利索，回忆便不再成为“朦胧、混杂、笼统、游移、个别或象征性的”（皮埃尔·诺拉语），而由众多的回忆所供养的“记忆”，则更多的是情节的指示牌，对于悬念的揭示和人物自身命运的走向起着十分巧妙的作用。当读者在小说内部不同人物之间打转之时，突然看到了后记中的“记忆的背影”，可能是会有一点疑惑产生的。这疑惑来自于记忆主题的突然发生，会给人一种机械降神的感觉。但是这样突然的时刻或许能够解释素心为何要长久地背负屈辱，而三美竟罪责多过同情，素心本人也常常陷入自责——因为这是超出解释之外的原罪。

邹宜笑：《你好，安娜》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代人如何处理苦难记忆，如何面对苦难。个人罪责与历史罪责是否共同承担苦难的重负。小说中人物做出了一系列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如写血书去边疆、为救集体财产牺牲等，所有的根源，归结到底都在于一种极端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启蒙教育在这一代人所受最理想，最为狂热。在他们的青春里，个人与时代共享理想主义情结，成为小说中个人罪责与历史罪责融合的实证。他们共同为群体的青春悲剧担责。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2019年12月，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新版页面上线。新版页面提升的不仅仅是颜值，更是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新颖度，我们为注册用户中的鲁迅文学院学员开辟专区，我们邀请各地文学内刊和作家群驻站，我们从海量的来稿中选取“重点推荐”作品……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每周推出一位“本周之星”，配发推荐语，在中国作家网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微博共同推介。

“本周之星”所推荐的作家，会有文坛老将，但更多的是目前还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本周之星”的评选标准，一是看作品质量，二是看好作品的比重。总而言之，是对一个写作者总体水平的考量。因此，建议我们的注册会员，一定精选自己的好作品上传，区别练习之作与发表之作，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作出判断。

不埋没写作者的才华，不辜负大家对文学的热爱，希望“本周之星”所推荐的作家作品，能给阅读者带来欣悦，给写作者带来鼓舞。

从本期文学观澜开始，我们将陆续刊发对本周之星作品的评论文章，读者可以扫描文末二维码，阅读本周之星作品原文。

予衣《十二月》（组诗）

时间外套下的知情与体恤
必须承认，《十二月》是骨骼清奇的。
清奇特质意味着给人以力量、希望和美好，不论是诵读还是思量。时间的外套遮掩着这种骨骼清奇，然而，我们最终看见并体会了诗人的性情和内心，那是他对世间的有情和对物事的体恤。

清奇从这里开始。“这世间白得可爱，牙齿/惟一的利器，必须每天坚持/在骨骼上雕刻一朵火焰”“透明的晶体隐藏刀锋/在骨骼里雕刻姓氏”。在日常状态之下说出牙齿、火焰、姓氏和刀锋这些话，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惊讶，但出现在作者对命运、时间和生活的反思之后，便获得了强有力的助推，因而具有本真性。

“一切都是幻境/白色的托词背后藏着风/即使扒开大地/这么多的羽毛飞起/也托不起一丝不挂的肉身”。我们似乎看到了大雪纷飞、一望无垠的原野。这种抽象陈述在非逻辑中跳跃，予衣在这里进行了个性化的抒情，制造了可辨别的场景，来锚定对物事的反思。

“诗人是语言的工具，是语言在使用人类，而不是相反。”约瑟夫·布罗茨基坚持着这种传统的“灵感说”。予衣在这组诗里也呈现了语言赐予的被动性和灵感。比如“中转站/……那么多幸福来不及坐下来”这样的诗句将我们拉出惯常的思维轨道，瞬间加速了我们命运的理解：命运丧失了超验的、不可知的向度。然而，“我们不得不转身/不得不把悬念/继续留在奔忙的终点”，偏偏又仿佛陆游的“疑无路”与“又一村”，给人希望，给人信心，读起来抑扬顿挫。

“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冬天再白/也不会再那么柔软地悲伤”，诗人在一场“白”中获取诗的素材，又不至于太直白，因为另一种“白”可能成为诗人内心的景物，那是往事，是记忆，是某一种念想。隔着诗意的透明屏障，我们看见十二月的雪纷纷扬扬，却不妨碍诗人平静的孤独。

约瑟夫·布罗茨基坦言：“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在《十二月》这组诗中，我们同样能看见这种加速和催生。雪花、时间、往事和梦想这些具有流体性质的意象，承载着生活中暗生的利器、骨头、草地和冷石等尖锐的东西，在于予衣心中泥沙俱下，时而隐匿，时而显现。雪花落下，万籁俱寂，而诗人的十二月的时间河床依旧饱满和盈动。在一个个时间的浅湾处，诗人用感观、反

思、期盼、怜悯和爱抚赋予了这种生动。外界漫天风雪，对终将消亡的一切的体恤让诗人内心充满暖意，诗意的清奇可见，接触物事，余温依然。此外，本诗中“骨骼”“雪”等意象出现了两遍以上，略有取巧。

（本期点评：陈丹玲）

茵茜《岁月长踪》

捡拾岁月中的温暖记忆
翻开《岁月长踪》这本家族账本，属于“我”的那些发黄的一张张上，有“像尊瘦月，提着鸟笼，风清朗目，袍袍垂地”的爷爷；有“穿着一件藏青色后开衫短袖，纯白荷叶两瓣领”，为追求爱情而“独自坐在院子中间，满身清辉，泪痕犹在，干净肃穆”的老姑；有“将洗过的盘子在空中照半天才盛菜”，“每次回家都要在屋子转一圈，看看前面，再躲躲后面，方摘掉围巾、口罩、脱掉大衣”的二姑……

那些过去的记忆，是留存于“我”脑海里一帧帧美好的画面。汪曾祺曾说过，好的文字是有信息的。作者没有特别给读者交代爷爷的身份背景，简单的一句“为了拆散他们，爷爷把她带到几千里外的部队雪藏起来，一住就是半年”就够了；“我”梳了头，端坐在朱红色照得见人影的写字台旁的木椅上，等首长来接我。我管他叫首长，一字不落”，只这后半句，就写活了“我”与姑父首长之间的随意，而这当然也源自“我”与老姑之间的亲密无间。

一脸高古，鄙视烟土的爷爷最终与老姑和解，是岁月的钢锋被逐渐侵蚀后的柔软，还是姑父首长长情的潜心浸泡？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那个老姑夫，一直陪着小意，即便是骂，也得听着，爷爷吐出来的一口口鲜血，他用手捧着。”——还能说什么呢？

老姑早岁丧母，幼失怙恃。多年后与二姑相逢，要二姑给她割十斤猪肉，沉向喜滋滋提回去的故事，是她对被亲人关怀在乎的一种渴望；暮年的老姑，“半夜在我的头顶数钱，喇喇喇，新票子的声音”显出她的满足和自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正是有那么多的老人在儿女带给他们的“虚荣”里吗？这种美好的虚荣，是老年人活下去的动力所在，是显示晚年老有所依的不二法门。

行文至此，茵茜并非花芭，而是一种饱满怒放的状态。作者以跳跃性的叙述、大针走线的行

文方式，颇具画面感的细节描写、油画般的质感语言，刻画了老姑、爷爷、二姑等与“我”童年生活相关的各色人等的群像，尤其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爷爷，读来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岁月长踪，时光悠长。如果是沉浸在骨血亲情的回忆当中，用心捡拾那些铭记于心的细枝末梢，进而慰藉自己的心灵，对作者来说无疑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每个写作者的初心所在，所谓“我手写我心”。倘以“专业作家”的要求来看，似乎还可以再挖掘人性深处的微细。比如“文革”当中两家有仇”一句，里边应该隐藏了太多的信息，如能再进一步深挖，一定是有的，老姑爱情命运的多舛也就有了明晰的根源和人性的多棱映射。换句话说，文章的完成度还可再进一步提升。（本期点评：野水）

朱湘山《悠悠水下千年城》

记录历史，珍惜当下
悠悠沧浪碧水，半世家国情怀。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历来围绕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遗址的淹没、文物的保护、移民的搬迁，都是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如何减少和消弭修建水坝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影响，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问题。

驱车于汉水东岸，泛舟于万顷碧波，看“一江清水北上，卧引菱花流”，忆“稻菽麦浪，十里人家”“帆樯林立，千舟竞发”的过往，作者亲临丹江口水库，实地考察，以扎实的语言功底，叙写了均州古城的前世今生。曾经的渔歌唱晚和青石板街沉寂水底，“一条清水长廊，万顷碧波荡漾”，保证了华北和首都人民喝上优质水源，解决了20多个大中城市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

作者登高远眺，忆昔当年。烟波浩渺处，曾经的油菜地，岁时成群的蜜蜂飞向远方。鱼虾游动在房前屋后，几棵老槐是家园的高度。喜鹊的巢端坐树梢，青墙蓝瓦的老宅，淡淡的苍苔里留下无尽的往事。而今，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湖光山色呈现出空灵缥缈的意蕴。如龙的大坝纵横在青山绿水之间，将历史截然分开。一边是浩瀚的大海，带着秦岭的气质，溶解了华北的干旱，泽被京津冀的人民；另一边是荡漾的碧波，让曾经的水涝灾害成为过去，留下一段帆樯如林、渔火涛声的历史回忆。

曾经的弯弯小路，水上大桥，辘辘车马，起伏错落的古建筑和古墓群，一夜之间，沉沦在水天茫茫的下方，正所谓“历史名城何处处，水都千载空悠悠”。文字告诉人们，享受现代化便利生活的同时，不能忘记水面之下沉睡着两千年历史的古代名城：均州。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反思历史，才能更好地认清未来。作者确实也做到了古城文化深远史料的发展和罗列，如再能挖掘、走访几个当年的移民，或相关政府文化部门见证人，采访他们背井离乡的身心感受，搜集若干关于大坝建设与古城文化保护的矛盾冲突故事，则可能会显得更“活泛”一些，更能“击溃”人心，也更贴合《悠悠水下千年城》的文题。（本期点评：野水）

徐春林《村庄的声音》

徐春林在看似生活化的叙述当中，窥到了那些埋藏在村庄背后的声音，这些声音，贴着旧时的呼吸，如同大地深处的石头，还带着一丝古老的温热。《村庄的声音》这篇散文，之所以叫人感到疼痛，在于作者向我们陈述了一个沉重的事实：这些声音已经在不断消失。也在于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过往，他还说：我以为在更久远的时候地底下还埋着另外一个村庄。这便是村庄的命运和历史了，可无论什么时候，村庄里的声音却依然回响在所有人的记忆当中。从“我”听到的声音，到那些“我”尚未听到的声音，徐春林带着忧伤的爱恋，去记录孩童时的记忆，村庄的变迁，以及那些回荡在村庄上空的声音。这份爱恋，来自土地，也来自对当下的困惑。（本期点评：范墩子）

徐春林这篇散文以“声音”为媒介，展现了村庄的日常，以及村庄里“我”的出生与“爷爷”“奶奶”的去世。其中不乏生动而鲜活的描写。这些日常构成了地域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一种难以描述，却让人不断回味的乡村文明。“人们在这里生活，哪怕土地再贫瘠，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种依恋无疑是对中国式农民故土难离的真实写照，然而，现实之中，村庄里的人外出寻求新的生活，剩下的人被移民。村庄最终成为了空壳。作者以敏感的心追溯着村庄的历史，感受着它的变迁。而往昔的一切，却填满记忆。这种记忆像一种神奇的基因，隐藏在后辈的生命里，并得以不断

反刍。这篇文字朴实、清新，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忧伤以及种种思索，这些思索不是直接展现的，而是包裹在“声音”这个独特的皮囊之下，一点点凸显的。

（本期点评：刘云芳）

周火雄《不老的土地》

“大别山走到这里，它放下了和缓乖顺的性子，脱衣卸膀，嘿左一声，发起威来，山体越发丰隆，陡起陡落，忽然耸到天上，忽然又下切到谷底……”作者在文章开端，就以颇具功力的笔法，一下子吸引了读者的视神经。塔墩一带的山水，跃然而上，并且，这山水不再是一群岩石的堆砌组合，而是性情毕现，痛快淋漓，呼之欲出。这水也“抓”住一块块垂挂天地间的巨石，留下一道道青黑痕迹。这清澈无尘、清鉴天地的水流动的态势，竟是在卵石和沙砾中冲击，铺排出一条路来。

惟妙惟肖的写作，源于作者对塔墩一带民俗风情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行文至此，引出了当地人民的率真、豁达与豪放后，作者分头详述这片不老的土地。那凛冽寒风中顽强复苏的青藤，那岁月的褶皱里艰难怒怨的小野花！似一首迂回起伏的山曲，第一部分奏响了尘封记忆的另一端，富含平凡人物悲欢热烈的生活波澜；第二部分通过茶地、银杏树与泉水，既写了独特的物产风光，又寄寓深情，丝丝入扣地表现了第三部分的情梦想，滴水开花，尤为点睛；一切在第三部分得到升华，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向往光明如此，信仰坚定如此，铮铮铁骨如此，90年前痛绝人寰又十分崇高的革命史，令人一读，便刻骨铭心。

文中几处重复式感叹，如开头的“山，层层叠叠，层层叠叠”，茶树的梦还在“轻轻浅浅，轻轻浅浅”等，增强了感情的抒发，嵌入山水，又具美感。

“黑黢黢的鸟的翅膀掠过天空，立即被青山遮蔽”，愈发衬出山野之宏大。

“石子在脚下发出细碎的清响”“阳光落在村庄，悄然无声”，愈发衬出山村之清宁。

高坡上的三叔拉二胡，专门给予一段特写。“他仿佛是一尊石头……”“他分明就是一尊石头，在夜色里，在塔墩的天空下。夜色包裹了一切”。是的，面部平静，一潭死水，波澜不惊，然而那二胡声，那渗透了生命全部爱恋与激情的二胡声，却几乎要力透纸背，萦绕天地了。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强烈的对比，一咏三叹的表达，无不增强着文本的感染力。

土地，将记载非凡的一笔。在革命年代里，炮火硝烟，托举起英雄的魂灵，飞上天幕，震撼了鄂东大地，“为国牺牲岂怕刀，男儿到此是英雄……”捐躯革命成功日，血染荒沙尽瘁劳”。

生命的热力，始终流动于不老的土地上，于是，我们记住了这里的英雄豪气，与永昭日月的神采光芒。

（本期点评：卢静）

